雲笈七籤/1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雲笈七籤

◀上一卷

卷十五　三洞經教部・經六

下一卷▶

黃帝陰符經敘

《陰符》自黃帝有之，蓋聖人體天用道之機也。《經》曰：得機者萬變而愈盛，以至於王；失機者萬變而愈衰，以至於亡。厥後伊呂得其末分，猶足以拯生靈，況聖人乎？其文簡，其義玄。凡有先聖數家注解，互相隱顯。後學難精，雖有所主者，若登天無階耳。近代李筌，假托妖巫，妄為注述，徒參人事，殊紊至源。不慚窺管之微，輒呈酌海之見。使小人竊窺，自謂得天機也。悲哉！臣固愚昧，嘗謂不然。朝願聞道，夕死無悔。偶於道經藏中得《陰符傳》，不知何代人制也。詞理玄邈，如契自然。臣遂編之，附而入注。冀將來之君子，不失道旨。

黃帝陰符經（——張果注解）

經曰：觀天之道，執天之行，盡矣觀自然之道，無所觀也。不觀之以目，而觀之以心。心深微而無所不見，故能照自然之性。性惟深微而能照，其斯謂之「陰」。執自然之行，無所執也。故不執之以手，而執之以機。機變通而無所系，故能契自然之理。夫惟變通而能契，斯謂之「符」。照之以心，契之以機，而「陰符」之義盡矣。李筌以「陰」為「暗」，「符」為「合」，以此文為序首，何昧之至也。故天有五賊，見之者昌五賊者，

命、物、時、功、神也。傳曰：聖人之理，圖大而不顧其細，體瑜而不掩其瑕。故居夷則遵道布德以化之，履險則用權發機以拯之。務在匡天地，謀在濟人倫。於是用大義除天下之害，用大仁興天下之利，用至正措天下之枉，用至公平天下之私，故反經合道之謀，其名有五，聖人禪之，乃謂之賊；天下賴之，則謂之德。故賊天之命，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，黃帝所以代炎帝也。賊天之物，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，帝堯所以代帝摯也。賊天之時，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，帝舜所以代帝堯也。賊天之功，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，大禹所以代帝舜也。賊天之神，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，殷湯所以革夏命也。周武所以革殷命也。故見之者昌，自然而昌也。太公以賊命為用味，以取其喻也。李筌不悟，以黃帝賊少女之命，白日上騰為非也。五賊在乎心，施行在乎天；宇宙在乎手，萬化生乎身《傳》曰：其立德明，其用機妙，發之於內，見之於外而已矣。豈稱兵革以作寇亂哉？見其機而執之，雖宇宙之大，不離乎掌握，況其小者乎？知其神而體之，雖萬物之眾，不能出其胸臆，況其寡者乎？自然造化之力而我有之，不亦盛乎？不亦大乎？李筌等以五賊為五味，順之可以神仙不死。誣道之甚也。天性，人也；人心，機也。立天之道以定人也《傳》曰：人謂天性，機謂人心。人性本自玄合，故聖人能體五賊也。天發殺機，龍蛇起陸；人發殺機，天地反覆《傳》曰：天機張而不生，天機馳而不死。天有馳張，用有否臧。張則殺威行，馳則殺威亡。人之機亦然。天以氣為威，人以德為機。秋冬陰氣嚴凝，天之張殺機也，故龍蛇畏而蟄伏。冬謝春來，陰退陽長，天之馳殺機也，故龍蛇悅而振起。天有寒暄，德亦有寒暄。德刑整肅，君之張殺機也，故以下畏而服從。德失刑偏，君之馳殺機也，故奸雄悅而馳騁。位有尊卑，象乎天地，故曰：天發殺機，龍蛇起陸，寇亂所由作；人發殺機，天地反覆，尊卑由是革也。太公、諸葛亮等以殺人過萬，大風暴起，晝若暝。以為天地反覆，其失甚矣。天人合德，萬變定基《傳》曰：天以禍福之機運於上，君以利害之機動於下，故有德者萬變而愈盛，以至於王；無德者萬化而愈衰，以至於亡。故曰天人合德，萬變定基。自然而然也。性有巧拙，可以伏藏《傳》曰：聖人之性，巧於用智，拙於用力。居窮行險，則謀道以濟之；對強與明，則伏義以退避之。理國必以是，用師亦以是。九竅之邪，在乎三要，可以動靜《傳》曰：九竅之用，三要為機。三要者，機、情、性也。機之則無不安；情之則無不邪；性之則無不正。故聖人動以伏其情，靜以常其性，樂以定其機。小人反此，故下文云：太公為三要，為耳、目、口。李筌為心，神、志，皆忘機也。俱失《陰符》之正意。火生於木，禍發必克；奸生於國，時動必潰。知之修煉，謂之聖人《傳》曰：夫木性靜，動而生火，不覺火盛，而焚其質。由人之性靜，動而生奸，不覺奸成而亂其國。夫明者見彼之隙以設其機，智者知彼之病以圓其利，則天下之人，彼愚而我聖。是以生者自謂得其生，死者自謂得其死，無為無不為，得道之理也。天生天殺，道之理也。天地，萬物之盜；萬物，人之盜；人，萬物之盜。三盜既宜，三才既安《傳》曰：天地以陰陽之氣化為萬物，

萬物不知其盜。萬物以美惡之味饗人，人不知其盜。人以利害之謨制萬物，萬物不知其盜。三盜玄合於人心，三才靜順於天理。有若時然後食，終身無不愈；機然後動，庶類無不安。食不得其時，動不得其機，殆至滅亡。故曰食其時，百骸治；動其機，萬化安。人知其神而神，不知其神所以神也《傳》曰：時人不知其盜之為盜，只謂神之能神。《鬼谷子》曰：彼此不覺謂之神。蓋用微之功著矣。李筌不知此文意通三盜，別以聖人、愚人為喻，何甚謬也。日月有數，大小有定，聖功生焉，神明出焉《傳》曰：日月有準，運數也；大小有定，君臣也。觀天之時，察人之事，執人之機，如是則聖得以功，神得以明。心冥理合，安之善也。筌以度數為日月，以餘分為大小，以神氣能生聖功神明，錯謬之甚也。其盜機也，天下莫能見，莫能知也。君子得之固躬，小人得之輕命《傳》曰：其盜微而動，所施甚明博，所行極玄妙。君子用之，達則兼濟天下，太公其人也。窮則獨善一身，夫子其人也。豈非擇利之能審乎？小人用之，則惑名而失其身，大夫種之謂歟？得利而亡義，李斯之謂歟？豈非信道之不篤焉？瞽者善聽，聾者善視。絕利一源，用師十倍。三返晝夜，用師萬倍《傳》曰：瞽者善於聽，忘色審聲，所以致其聰。聾者善於視，遺耳專目，所以致其明。故能十眾之功。一晝之中三而行之，所以至也。一夜之中三而思之，所以精也。故能用萬眾之人。李筌不知師是眾，以為兵師，誤也。心生於物，死於物，機在於目《傳》曰：心有愛惡之情，物有否臧之用。目視而察之於外，心應而度之於內。善則從而行之，否則違而止之，所以勸善而懲惡也。筌以項羽昧機，心生於物；以符堅見機，心死於物。殊不知有否臧之用。天之無恩而大恩生，迅雷烈風莫不蠢然《傳》曰：天以兇象咎徵見人，人能儆戒以修德。地以迅雷烈風動人，人能恐懼以致福。其無恩而生大恩之謂也。李筌以天地不仁為大恩，以萬物歸於天為蠢然。與《陰符》本意殊背。至樂性餘，至靜性廉《傳》曰：情未發謂之中，守中謂之常，則樂得其志而性有餘矣。性安常謂之自足，則靜得其志而廉常足矣。筌以奢為樂性，以廉為靜，殊乖至道之意。天之至私，用之至公《傳》曰：自然之理，微而不可知，私之至也。自然之功，明而不可違，公之至也。聖人體之亦然。筌引《孫子》云：視卒如愛子，可以之俱死。何也？擒之制在氣《傳》曰：擒物以氣，制之以機，豈用小大之力乎？太公曰：豈以小大而相制哉？筌不知擒之義，誤以禽獸。注解引云玄龜食蛇，黃腰啖虎之類，為是悲哉！生者死之根，死者生之根。恩生於害，害生於恩生者，人之所愛，以其厚於身。太過則道喪，而死自來矣。死者，人之所惡，以其損於事。至明則道存。而生自固矣。福理所及謂之恩，禍亂所及謂之害，損己則為物之所益，害之生恩也。筌引《孫子》用兵為生死，丁公、管仲為恩害。異哉！愚人以天地文理聖，我以時物文理哲。人以虞愚，我以不虞聖。人以期其，我以不期其聖《傳》曰：觀天之運四時，察地之化萬物，無所不知，而蔽之以無知，小恩於人，以蒙自養之謂也。知四時之行，知萬物之生，皆自然也。故聖人於我以中自居之謂也。故曰死生在我而已矣。人之死亡，譬如沉

水自溺，投火自焚，自取滅亡。理國以道，在於損其事而已。理軍以權，在於亡其兵而已。故無死機則不死矣，鬼神其如我何？聖人修身以安其家，理國以平天下，在乎立生機。以自去其死性者，生之機也。除死機以取其生情者，死之機也。筌不　　天道，以愚人、聖人、體道愚昧之人而驗天道，失之甚也。故曰沉水入火，自取滅亡注在上矣。自然之道靜，故天地萬物生《傳》曰：自然之道，無為而無不為。動靜皆得其性，靜之至也。靜故能立天地，生萬物，自然而然也。伊尹曰：靜之至，不知所以生也。天地之道浸，故陰陽勝《傳》曰：浸，微也。天地之道，體著而用微，變通莫不歸於正，微之漸也。微漸故能分陰陽，成四時。至剛至順之謂也。陰陽相推，而變化順矣《傳》曰：聖人變化順陰陽之機。天地之位自然，故因自然而冥之，利自然而用之，莫不得自然之道也。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，因而制之注在文上。至靜之道，律曆所不能契《傳》曰：道之至靜也，律曆因而制之，不能葉其中鳥獸之謂也。爰有奇器，是生萬象；八卦甲子，神機鬼藏《傳》曰：八卦變異之伎，從是而生。上則萬象，下則萬機。用八卦而體天，用九疇而法地。參之以氣候，貫之以甲子，達之以神機，閉之以詭藏，奇譎之蕩自然也。陰陽相勝之術，昭昭乎進乎象矣《傳》曰：陰陽相勝之術，恆微而不違乎本，明之信可明，故能通乎精曜象矣。

天機經解《陰符》也

敘曰：有機而無其人者敗，有其人而無其道者敗，故《易》曰：「即鹿，無虞。惟入於林中。君子幾不如舍，往吝。」故聖人觀其時而用其符，應其機而制其事，故能運生殺於掌內，成功業於天下者也。《易》曰：「君子藏器於身，待時而動。」是以聖人保之於靈臺，以觀機變。卷之則自勝，舒之則勝人。察之則無形，用之則不極。《易》曰：「陰陽不測之謂神。」而《陰符》象之矣。故聖人不測之符，陶均天下而無所歸怨矣。夫天為地主，道為德君，故聖人奉地而法天，立德而行道。舉天道而為經首，明地以奉之。《易》曰：乃順承天，待時而動。是故聖人將欲施為，必先觀天道之盈虛，後執而行之。舉事應機，則無遺策。《易》曰：「後天而奉天時。」

昌

夫聖人法地而奉天，立德而行道。居天地道德之間，建莫大之功者，未有不因五賊而成也。五賊者：其一賊命、其二賊物、其三賊時、其四賊功、其五賊神、皇帝王霸權變之道也。是以聖人觀其機而應之，度其時而用之，故太公立霸典而滅殷朝，行王風而理周室，豈不隨時應機，驅馳五賊者也？故聖人立本於皇王之中，應機於權霸之內。經邦治

身，五賊者備矣，則天下望風而從之，竭其性命而無所歸其恩怨也。乃謂之曰：有道之盜，無形之兵。嗚呼！寇莫大焉。五賊在心，擒縱在手，治身佐世，莫尚於斯經云：「見之者昌，」不亦宜乎？

身

術曰：夫人心，身之主，魂之宮，魄之府。將欲施行五賊者，莫尚乎心。事有所圖，必合天道。此則宇宙雖廣，覽之只在於掌中；萬物雖多，生殺不離於術內。則明天地不足貴以遠、以厚，而況耳目之前乎？

機

夫殺機者，兩朝終始之萌，萬人生死之兆。處雲雷未泰之日，玄黃流血之時。故天之為變也，則龍出於田，蛇游乎路，此為交戰之機，故曰龍蛇起陸。人之為變也，則春行秋令，賞逆罰忠，此為顛墮之機，故曰天地反覆。天人之機同時而發，雖千變萬化，成敗之機定矣。

藏

夫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；智者能愚，愚者不必能智。故聖人時通則見其巧而建其功；時否則見其拙而昧其跡。故孔明《序》曰：太公八十，非不遇也，蓋審其主焉。嗚呼！性命巧拙之時，識達行藏之勢，可以觀變察機，運用五賊。所以然者，夫聖人所以深衷遠照，動不失機，觀天料人，應時而作。故《易》曰：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惟聖人乎？

靜

夫九竅者，在天為九星；在地為九州；在人為九竅。九竅之氣不正，故曰受邪。受邪則識用偏，識用偏則不可發機觀變。故九竅之急，在乎三要。太公曰：耳、目、口也。夫耳、目、口者，心之佐助也；神之門戶也；智之樞機也；人之禍福也。故耳無聰不能別其音，目無明不能見其機，口無度不能施其令。夫三要不精，上不能治國，下不能治家，況兵者乎？懸人之性命，為國之存亡，靜動之間，不得無事，豈可輕而用之？

人

夫火生於木，火發而木焚。國生於奸，奸深則國亂。亦猶蠶能作繭，繭成則殺其身；人能生事，事煩則害其命。非至聖不能修身煉行，防之於未萌，治之於未亂。夫十圍之木，起於拱把；百仞之臺，起於足下。治小惡不懼，必成大禍。嗚呼！木不相摩，火無由出；國無亂政，奸無由生。有始有終，是非不動。能知之其惟聖人乎？

安

萬物盜天地之精以生成，人盜萬物之形以御用，萬物盜人之力以種植，彼此相盜，各獲其宜，俱不知為萬物化。故能用機者，法此三事，以道之盜而賊於物。物亦知為盜之道。所以然者，貴得其時也；貴得其機也。故曰合其時而食則百骸治，應其機而動則萬化安。乖時失機，則禍亂生也。

神

老君曰：功成不有，為而不恃。此全生立德之本也。夫小人者，貪其財則以身徇利，愛其名則以力爭功，矜衒神跡而求神名，物共嫉之，必喪其命。欲益招損，是不神矣。夫君子建大功而不恃，防小禍於未萌，退己進人，推能讓物，物共戴之，故不奪其利。自發神智，不能爭物，物共讓之。不居其後，為損招益，是以至神矣。故老君曰：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誠哉言也！

聖

假如千年一聖，五百年一賢，應日月之數所生而大小之人定矣。夫大人出世，應明德而建聖功；小人當時，則廢正綱而生禍亂。故太公說於西伯知人望而已歸周；劉琨表於瑯琊識天時而未離晉陵；母自死知明主之必興括，母不誅，見趙軍之必敗。故天道人事，賢者可以預知。佐非其人，夷於九族。故《易》曰：長子帥師，開國成家。小人勿用，必亂邦也。

命

夫成敗之道未形，死生之機未發，小人能見，君子能知，則易見而難知，見近而知遠也。

夫見機者則趨時而就利，皆不保其天年。知機者則原始而要終，固必全其性命。

倍

瞽者善聽，神不離於耳；聾者善視，心不離於目。其為聽也，神則專耳；其為視也，心則專目。耳之與目，遞為用師。當用之時，利絕其一。心之所主，則無事不精，猶有十倍之利，何況反覆以此用之？三思精誠一計，順時隱顯，應機行藏，以此用師，固萬倍之勝利。

物

夫人之心，無故不動。生之與死，緣物而然。物動則心生，物靜則心死。生死之狀，其惟物乎？

目

目者神之門，神者心之主。神之出入莫不游乎目。故見機者莫不尚乎目，能知機者莫不尚乎心。

蠢然

夫道不為萬物而生春，萬物感春氣而自生。秋不為萬物而殺，萬物感秋氣而自殺。其為生也，不恃其恩，不求其報，故其恩大矣。其為殺也，不恃其威，不求其懼，其威大矣。凡物，取而得之者小，不取而得之者大。故聖人不取。夫君王有道無道，則人民治亂之機。歌謠或樂或哀，則時年豐儉之兆。時人不能省察，天地乃降徵祥；或五雲騰起，七曜變行，皆因國風，是以然矣。且宋君失德，熒惑守心，及乎謝愆，退之三舍。用令儔古，皎在目前；以彼喻斯，豈勞心術？故智者悟於人事之初，而愚者晦於星象之後矣。

生

老君以無為有母，靜為躁君。夫靜者，元氣未分之初，形於元氣之中，故能生天地萬物。亦猶人弘靜。其心不撓，則能生天下萬物也。

勝

勝，浸長也。天地之道，各自浸長。天則長陽也，地則長陰也。陰陽相招，一晝一夜，遞為君臣，更相制勝，故曰陰陽相勝。夫開國用師，必侵天道。亦猶金火相交，而非交不伏也。天且弗違，而況於人乎？

順

《易》曰：剛柔相摩而生變化。變化不慝，故曰順也。夫人之育身治性，尚不可逆時為之，而況經邦佐世之雄哉！

契

至聖之道，窈然無為。無為則無機，無機則至靜。夫律曆之妙，動則能知。體既虛無，莫得施其管術，亦猶兵者不失其機，不露其釁，雖有智士，從何制焉？

象

奇器者，陰陽之故，能生萬物，亦猶人心能造萬事象矣。進前，象狀也。八卦六甲，鬼神機密之事，剛柔相制之術，昭昭乎前列其狀矣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